

爱之永恒

牛良珍 著 ●●●

AIZHIYONGHENG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 山西人民出版社

愛之永恒

牛良珍 著 ● ● ●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 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之永恒 / 牛良珍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.7

ISBN 978-7-203-08553-9

I. ①爱… II. ①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95657 号

爱之永恒

著 者: 牛良珍

责任编辑: 魏 红

助理编辑: 张志杰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省教育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4.75

字 数: 50 千字

印 数: 1-1000 册

版 次: 2014 年 7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8553-9

定 价: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往事并不如烟(代序)

牛良珍

“往事并不如烟”，不知怎么就想到了这句。

前几天儿子打电话来问，要不要请人写序？我说不要吧。

不要别人写序，一来不想麻烦别人，二来也不想让读者以为这个牛先生想拉什么“虎皮”。

自己写的小说，只是心路历程的一点积累，一些记忆而已。打印出来，也只是为了做一下整理和纪念，为那些抹不去的记忆，也为那些忘不掉的人和事。只是自娱自乐，藏之高阁，没想着付梓。

001

WANGSHIBINGBU RUYAN
往事并不如烟

58年前，我在晋东南地委做秘书，虽然只有专科学历，但在那时也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了。既然能识文断字，当然会想着做一些别人看得见的“文学创作”了，我相信这是那个年代里每个识字者的梦。记得报告文学《不知疲倦的人》在《人民日报》副刊发表后，身边多了不少羡慕和钦佩的眼神，多了很多同事的赞美和领导的表扬。后来又写的小说《返乡记》、《师徒俩》和《芒种》，也分别在《小说月刊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火花》上发表。

那时候，觉得可以发表文章，是何等了不起的事啊！每每收到寄来的书信，或者报纸，总要看了又看。我的妻子是个教师，虽然教数学，但也爱文学。每发表一篇就两人一起看，然后构思着下一篇该怎么写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想写出名堂来不容易。只有独辟

蹊径的人,才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10年,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放下了心爱的笔,工作单位也到了煤矿。我觉得文学给了我力量和思想,哪怕不动笔,也不会无聊与孤单。即使在最阴霾的日子里,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和绝望。相反,在煤矿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朴实的矿工,是他们重新又给了我灵感和激情,重新点燃了我的梦想。他们特别能战斗,也特别能忍受的性格感染着我,震撼着我,也激励着我。我想,哪怕我的思维和文笔已远不如从前,我也要写。不为自己,而是为时代,为那些有血有肉的黑哥们儿。为此,我不惜夜以继日,不顾年岁不饶人,固执地重新拿起了放下多年而有点沉重、枯涩的笔。

本书所收录的文字,就是我执着的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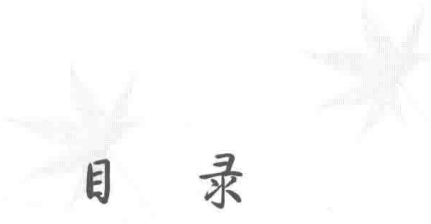
003

WANGSHIBINGRUYAN
往事并不如烟

果。是固执，也是积习。既然积习难改，便一定会有一个结果。

小说中的人物带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情感 and 艺术的痕迹，而且是很重的痕迹。没办法，那是时代的烙印，也是岁月的刻痕。它们也固执地留给了我，我没有办法去除，只能带着岁月的旧痕和时代的局限，把我的思想和感情，用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展现给日新月异的时代，以我生命的余温，为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，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而且，总觉得，有文字陪伴，即使面对夕阳，也会觉得它像朝阳一样壮伟，一样美丽！

2014.6.18 子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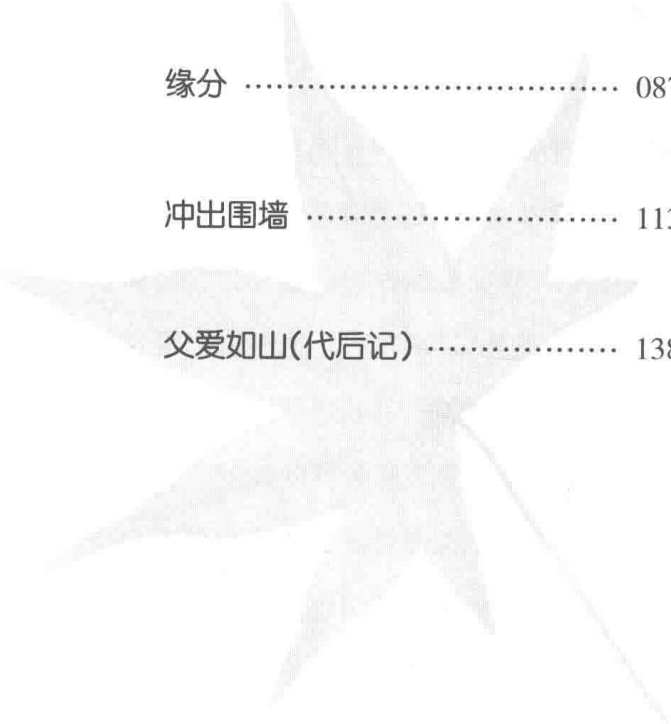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爱之永恒 001

缘分 087

冲出围墙 113

父爱如山(代后记) 138



爱之永恒



太平房院里围着一圈冬青，冬青后长着一圈柏树，显得庄重沉静，院里站满了参加追悼会的人，墙边整齐地放着送来的花圈。在哀乐声停止后，凤岭矿矿长王胜沉痛地说：“局、矿领导和参加追悼会的全体同志，石旦同志从大同矿援建我们新建矿，带了一个队来到这里，在他任采煤一队队长以来，兢兢业业，艰苦奋斗，成为我矿的标杆队，年年超额完成任务。他是矿务局的劳动模范，

001

AIZHIYONGHENG

爱之永恒

在他身患胃癌期间还仍然坚持下井,直到倒下。他的这种以煤矿为家的实干精神,值得我们全矿职工学习!现在我们向石旦同志遗体三鞠躬。”鞠躬后,人们沉浸在悲痛之中。领导和参加追悼会的人们胸前挂着白花从医院太平房西门进去,向石旦同志的遗体告别之后又从东门排队出来。

下午三时整,石旦的遗体被放进棺材,随着沉重的一声,送葬的人们都流下了热泪。李卫东跪在那里哭叫着:“石旦哥呀,你怎么年纪轻轻就走了呢?你忘了你说的咱们俩都是孤儿,是政府把咱们俩送到煤矿参加了工作的,永远不能忘记党的恩情。石旦哥呀,为什么不让我先走呢?”这时王全赶紧把李卫东拉起来说:“别哭喊了,今天你是唱主角的,快通知送葬的人们往墓地走。”

送葬的第一辆汽车上,李卫东把石旦披麻戴孝的两个儿子石勇、石英扶在石旦棺材左边。石旦媳妇在棺材右边,她头上盖着一块白布,用手遮住脸,悲伤的泪水不断地涌出眼眶,嘴里哭叫着:“我的石旦呀,你不该走得这么早呀!你不该留下我和孩子们啊!”紧接着,李卫东也上了汽车。第二辆汽车是王全带着,车上拉着埋葬工具和矿领导、亲朋好友送的花圈。鞭炮声很响,长长的送葬队伍中,没有人大声说话,只有几条狗远远地跟在后面偶尔低声叫两下。一路上,从青嫩草叶中踩出来的绿汁染透了白色的沙石小路。全队人除了上班的都来了,这种规模的葬礼,是矿上从未有过的。那些跟着送葬的科队长们脸上明显挂着许多忧虑,石旦队长这一去,谁来当采煤一队队长呢?可能是

石旦的徒弟王全吧？

石旦媳妇在送葬的汽车上已经不哭了，她心慌意乱，不知想着什么。她在石旦临死的前一天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又生了一个孩子。还真应了，这时的她强忍了几天的苦水猛地从眼眶里涌出来，但她这时还是不相信石旦已经真的走了，前几天他还对自己说笑话：“挖窑的寿命长。”她猛然睁开眼睛死死盯住那口红色棺材，此时此刻的她全部归属于躺在里边的那个人了。

殡葬车到了半山时，天色阴沉沉，前面还要横穿一段 400 来米的山坡，王全坐在汽车的驾驶室里领着前行。送行的家属中的女人们，缩短了与前面送行男人的距离，她们挤成一团开始说悄悄话。她们没有议论石旦媳妇如何悲痛，只是说石旦才 49 岁就这样

走了。

到了墓地之后，李卫东下了车吆喝了一声，抬棺材的8个壮男子也齐声附和起来，大家都没有说话，抬着棺材，慢慢地顺着山坡抬到墓坑处，大伙用绳子把棺材缓缓放到墓坑里。然后，李卫东往棺材上撒下一把黄土，大家一锹一锹把土填进墓坑。

春天的泥土实实在在的香味和棺材的油漆气味一道随风飘出很远。坟丘堆好后，王全碰了一下李卫东，他愣了一下才跪下去哭喊着：“石旦哥呀，我想你，你真不该走了，以后谁还管我呀！”石旦媳妇和两个儿子也哭起来。哭了好一会儿，李卫东擦掉眼泪，叫起石旦媳妇和儿子，走到坟前烧了香，然后将花圈和纸钱烧化了。

返回时，大家再次聚会在石旦家门口搭

的塑料布棚下，已经摆好十几桌酒席。大家没有闹酒猜拳，只是客客气气将酒喝完、菜吃完，便各自回家去了。王全和队里帮忙的人收拾完桌椅板凳，和矿长王胜喝了一杯茶，嘱咐石旦媳妇好好保重身体、带好孩子，之后也都回去了。

李卫东没有走，他看着石旦媳妇伤心的泪水又流出来了，赶紧上前劝说：“嫂子，要想开点，人走了是无法再回来的，以后家里的事还有我帮着呢！”石旦媳妇李玉梅这才擦了擦眼泪和气地说：“卫东呀，我拜托你了，我和孩子们给你石旦哥烧完三七纸，就回大同我妈那里，让两个孩子上中学，走后你可常来家和小商店看着点。”李卫东听了说：“你放心回吧，我会常来看的。”说完就急急忙忙回自己宿舍去了。

二

一个月过去了,采煤一队由王全当了队长,一切正常。可是李卫东心里仍然觉得上班不是个滋味,夜夜做梦都是和石旦哥在一块打柱子、架棚、放顶、出煤。这天,李卫东五点就起了床,急急忙忙去食堂吃了口饭便到澡堂更衣柜更换工作服,他站在那里走来走去,脱个衣服也忧忧郁郁的,总觉得石旦走后自己没了依靠,戴上矿帽又取下来,扣住矿带又松开,最后沉思了片刻才定了神,把和石旦从大同带来的那把砍斧早点去接班室磨一磨。磨石就在交接班室门口,这磨石来之不易,是他和石旦哥从白马寺山上抬回来的,原来很高,可以站着磨,天长日久,斧

头磨掉了几十把，磨石也只剩得半尺多高，只能蹲着磨。

跟平素一样，李卫东用双手的中指和食指对着斧头的刀刃，用无名指和小指勾着斧身和斧柄，一下一下地磨，磨了一阵，觉得腿有点发麻，就干脆坐在那里，胳膊和腰都使劲，像猫儿前爪撕扯一只老鼠吃似的，一会儿工夫终于把砍斧磨好了。李卫东习惯用砍斧试着在自己的分头上的头发上削，看砍斧磨锋利了没有。在大同矿时，李卫东总爱在别人面前吹这把砍斧，一斧下去能砍五根条丝，头发到斧口轻轻一吹就断。这件事曾经也的确有证人在，那就是他石旦哥。他每回磨完斧头，便悠悠靠在交接班室的门框上，用斧刃在自己的分头上一削，飕飕的，斧光一闪，那硬挺挺的头发便落下一片。可是今

天斧刃刚一挨着头发，他就“哎哟”一声，一看，原来是把斧刃磨卷了，再看磨石，上面一层青粉，“唉，我怎么傻乎乎忘了浇水呢？！”他朝磨石旁边水盆里一看，头皮上显出鲜红鲜红的血印，李卫东也没有在意。早班的班前会上他给大伙说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，就领着全班人员下井了。李卫东在班上还是想着石旦哥走了，自己身边缺了什么似的恍恍惚惚上完了这个早班。全班人都很自觉，更衣后吃完饭就坐在接班室。

班后会，新任队长王全专门来李卫东班传达矿上科、队长会议精神。他说，矿上逐步推进采煤要上综采机械化，又说：“对于有功的老矿工可以退到二、三线工作，也就是辅助部门，如福利科、绿化办、洗煤厂，但这不是强迫。”这时李卫东听了，坐也不是，站也